



主编 林崇建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00辑



一只白鹭

站在一棵白桦树的枝干上

全身洁白

细脚伶仃

脑袋后转

长喙埋入茂盛的羽毛丛中

那一刻近乎神迹般存在

光线覆盖在它白色的羽毛上

犹如撒上一层淡黄的细碎的薄纱

BAILEULIN

白鹭 林

赵雨
著



宁波
出版社

白鹭林

◎ 赵 雨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鹭林 / 赵雨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6.12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3辑)

ISBN 978-7-5526-2785-5

I. ①白… II. ①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4759 号

■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3辑)·白鹭林

-
- 作 者 赵 雨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卓挺亚 苗梁婕
责任校对 庞守江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5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785-5
定 价 32.00 元
-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4-83875165

用瞬间搭建世界的印象(代序)

◎ 王威廉

我一直好奇,出生于1980年往后的这一代人当中,总有某一些人,像是受到磁场干扰的电子似的,会从商业文化的氛围中逃逸出来,醉心写起纯净、优美乃至晦涩的小说来。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磁场?思索这类无解的问题,当然先是对自己的一种逼问和审视,同时,这些人、这些作品、这种生活的选择与状态,也会以有机的部分,构成一个更大的磁场。在那里,除了慰藉,还有发现与照亮。

学者张旭东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代的问题再一次被证明对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美学蕴含和历史蕴含具有关键意义……当代中国批评实践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对话从来都是同代人‘兄弟般’彼此呼唤。”尤其是这十年来,“代际”作为一种批评概念,成为每一位作家在出场亮相之初必须归类的秩序。当然,这种批评概念是相当机械的,但在一个失去了审美共识的时代,它像是一件不大合体的迷彩服,却保护了新生的、异质的文本,让它们得以在“代际”的视野中获得辨析与确认。与此同时,它更加确保了传统的赓续,在代与代之间的比较当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文脉的流动轨迹。

这些思绪是我读到宁波青年作家赵雨的小说时,心中挥之不去的涟漪。

在读他的小说之前,我先对他自己写的简介印象颇深:“1984年5月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名叫北仑的滨海城区,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北仑下辖

的一个名叫大碛的小镇度过。2003 年前往市区上大学,就读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营销管理系,翘了四年课,泡了四年图书馆,看书多多,一事无成。”

同代人间之所以惺惺相惜,就在于可以分享大致相同的公共记忆与生活方式。如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同代人的理解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越性。但赵雨的简历中,却有着我不熟悉的一面。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经历异地的奔波,不是出门去读大学,就是出门去找工作,鲜有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地出生、长大、成熟,并在同一个地方继续安家落户。显然,赵雨不属于这种类型,他跟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关系紧密,从这个角度去读他的小说,会发现他笔下那种江南风物的细腻描写、小说中安静的氛围、偶然玄冥的历史背影,也一定和这样的成长背景有关。这对他来说,不仅出自阅读,更出自记忆和生命的体验。

在《周弗的两个午后》中,他的叙事宛如灵活的可以随时移动、调节的摄像机,镜头有远景和近景、广角和细部、长镜头与蒙太奇,各种场景由瞬间汇聚而成,凝成视觉意象,从而近在眼前。但他始终将空间限定在村庄以内,时间也限定在两个下午当中,没有滥用镜头的表达,显现出了一个写作者必要的克制。《第七间房》构思精美,一个短篇分为三个板块来写:左岸、右岸、第七间房。小说中洋溢着南方的神秘气息,引人入胜。《乡关》中的亡灵叙事,是在抒发一种苦难的呻吟,并在结尾处才抖出包袱,让读者发现叙事者是亡灵,这与很多开头便说明是亡灵在叙事的小说有了区别。

赵雨喜欢在叙事中夹杂许多优美而感伤的诗意描写,以及不乏少年心情的抒情独白。《台风过境》的结尾,诗意蕴涵在对世界的细微描写之中:“他的目光和几天前见过的截然不同,朝我笑了笑。然后,扬起脑袋,将视线投向半空,空中灰蒙蒙一片,云朵如碎絮,有一丝微弱的光线想从云背后挣脱出来,看来天气真要好转了。他的视线前方,是大水过后狼藉的

地表,各种垃圾充斥于途,他究竟看到了什么?过了一会,他再次露出微笑。”如果说,他如摄像机的笔触在《周弗的两个午后》中表现出的是冷叙事,那么在这儿,表现的便是抒情了,不是空洞的呐喊,而是以视觉为载体,同样有某种冷抒情的意味。再看小说《白鹭林》的结尾处,对梅子璇拍的那张白鹭照片,他有了定格处理:“一只白鹭,站在一棵白桦树的枝干上,全身洁白,细脚伶仃,脑袋后转,长喙埋入茂盛的羽毛丛中。照片逆光拍摄,柔和的光线充斥整个画面,覆盖在白色羽毛上,犹如撒上一层淡黄的细碎的薄纱。”这个结尾意象就不仅仅是抒情了,而是进入了象征的营造,让整篇小说的韵味进入了那画面内部无处不在的光线,以及难以说清的事物与状态之中。

赵雨的短篇小说初看会觉得故事较为简单,原本短篇小说就是不要求故事的,但他的短篇小说大多会有一个故事的雏形,因而显得简单。这也是大多数作家会选择“横截面”作为短篇小说呈现的原因。有横截面,便意味着有一些更广大的部分,这类似于一种“心理暗示”。用更专业的心理学术语来说,叫格式塔理论(Gestalt),人根据自己的前视野,有一种完整把握世界的本能。这也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我读赵雨的小说,不免要思考,短篇小说中的故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实际上,有完整人物和情节的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印象中福楼拜的《一颗简单的心》、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以及博尔赫斯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如同雕塑般的小说。这与海明威、卡佛以来的“横截面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横截面小说”越来越多,似乎暗示着在这个越来越变动不居的世界上,人们越来越想驻扎在固定的时空中,去品味生活的滋味与细节。时间变得空间化,故事的流动性降低了。回到赵雨的小说,实际上这也预示了他今后的探索方向,如何更有意识地去增强文体的属性。

让我有点儿惊讶的是,赵雨告诉我,他除了短篇小说外,尚未尝试过其他小说文体的写作,连中篇小说也没试过。我问他原因,他先说是工作

繁忙所致,我不满足这个答案,再问,他只好坦白,说自己特别急于看到作品的完成。我想到了我也曾有过这样的心情,并且深陷在作品的跋涉之中,时常会生出沙漠旅人的绝望。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便是没有完成的作品,卡夫卡和K一样,迷失在不断降落的雪中。写作的孤独,于此为甚。这让我对赵雨的短篇小说的特点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那些绵密的言说来自于人与世界相遇时的喃喃自语。那是他一个人的真理。

赵雨的小说语言是好的,已获相当的文学性,在面对阔大的入海口之际,可以小心翼翼地扬帆出海了。科塔萨尔曾说:“一篇伟大的短篇故事的标记是我们或可称之为它的独裁专制。”艺术上的独裁专制,便是意味着要将自身的美学观念与艺术形式,从头到尾贯穿到底。那么,作为艺术家本身,一定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写作的实践过程也要保持住外科手术般的精度。这不只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这是进入世界内部而依然可以和世界保持对话的一种能力。

这是对存在的呵护。

在此,我愿和赵雨共勉。

目 录

用瞬间搭建世界的印象(代序)/王威廉 ... 1

周弗的两个午后 1

第七间房 8

乌 鸦 14

白鹭林 33

剪纸满墙 55

酒鬼和赌徒、逃亡者及其他 70

你知道火车能跑多快吗 79

猫 仔 93

松 鼠 107

迷 雾 131

迷 踪	145
乡 关	151
台风过境	164
四叶草	176
蓝 鸟	187
穿过浦下路的黄昏黎明	198
水 下	207

周弗的两个午后

我们第一次见到周弗是在一个夏季的午后。

那个夏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老街的两排木屋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显出一种不真实的色彩，屋子的门窗开着，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只有吊扇千篇一律的唰唰声。狗趴在屋檐下，伸出舌头，流着又长又黏的唾液。就在这时，周弗闯入了我们的视线。

她是跟阿凡一起来的——这位豆腐坊李老板的儿子，那会儿还挺像个男人样，从那时起，他的寿命只剩半年零五天。过了这个期限，他将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离开老街。我住在老街，现在就由我来告诉你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家和阿凡家是邻居，我们的父亲是这条街最早居住者的直系后裔，那时老街两旁的住户还没现在这么多，临街的岩河环绕半个镇子，老街就在河流中段的石子桥附近，拉成“一”字长蛇形。

阿凡出生的时候，岩河正在做一年一次的清淤工作，那天，我父亲正在现场，他看着阿凡被抱出产房。当他透过襁褓瞧了一眼阿凡紫红色的婴儿脸，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此子过不出三十大关。”他想。他是自学成才的算命先生，在我小时候，他就叫我对阿凡好一点，这是个将不久于人世的孩子。

小时候的阿凡瘦弱、木讷，大大的眼睛，一副总在受惊吓的样子。他喜

欢跟在我们后面玩,我们用各种恶作剧欺负他,听他尖叫,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羡慕他永远花不光的零花钱。在那个小商贩的黄金时代,李老板的豆腐坊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断扩大的店面使豆腐的芳香飘逸在老街的各个角落。阿凡在李老板的培育下,一路从小学升到中学,中学升到大学,这些借读费、赞助费是我们父母无力承担的。转眼,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木小子变成了大人眼中的帅小伙,然后在那个午后带回了周弗。

周弗出现的时候,我们正在老街游荡,她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一头乌黑长发,尖尖下巴,从我们身边走过,身上带着一股神秘的芳香,走进李老板的豆腐坊,然后豆腐坊传来热油炒菜的声音。李老板的老婆破例叫了几个亲友去家里吃饭,她们走进屋里,看到那个名叫周弗的女孩坐在窗下一把木椅上。她的脸在一缕阳光照射下呈现美丽的剪影,天气过于炎热,她却不怕热,没人看到她脸上有一颗汗珠,她的双手白得像一对美玉。

第二天,她住进了李老板为她安排的豆腐坊右侧一栋小木屋的二楼,从此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日子。每天早晨我们看到晨起的第一条黄狗跑过老街弄口,周弗推开朝南那扇雕花镂空的格窗,凭窗远眺。我们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从这里望出去,无非是一片屋瓦,紧邻老街的几幢小楼,以及飞过天空的一群鸽子,周弗看着这些,神色中有一种无法掩饰的忧伤。

她是谁?从哪里来?有人说她家境富裕,也有人说她出生贫穷。老街的流言往往扑朔迷离,真相还得来自当事人阿凡之口,没过几天,他就被我们拉进了与李老板豆腐坊齐名的阿三饭店。我们坐在靠墙的一张油黑的木桌旁,顶着一只积满油垢的灯泡,推杯换盏。正是在那里,酒过三巡,在我们一再询问下,阿凡亲口告诉我们,他和周弗是大学同学,周弗的家不在本地,毕业后她没回家,他就趁机向她表白了。那天,他准备了九十九朵玫瑰,包下了镇上濒临倒闭的唯一一家电影院。那天,天气闷热,他们坐在空荡荡的电影院看怀旧黑白电影,当银幕上出现男女主角接吻的镜头时,阿凡向她跪了下来,放映厅陈旧的机器喷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的烟

雾,在朦胧的幽暗中,周弗热泪盈眶,起身抱住了阿凡。

但我们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周弗对阿凡的态度并不如他所言的那么温馨浪漫,他们极少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为数不多的几次,她总是跟阿凡离得很开。她在家的時候也几乎不和他讲话,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在院子里乘凉,周弗一个人低头做针线,做了一会,视线落到院墙边的一丛青皮竹上,这时,微风轻拂,竹叶簌簌有声。等到月上中天,搬起板凳回了房间,留下阿凡一个人在空荡的庭院里发呆。

与其相比,阿凡的精神面貌熠熠生辉,他每天穿着一件挺括的衬衫,踏着黑皮鞋,走在老街,仿佛事业有成的人衣锦还乡,告示他的幸福。我们无法理解他的真实心境,是真的觉得生活对他无比厚爱,给予他一个美丽的妻子,抑或只是一种表象?我们老街人都有一种浮夸的处世态度,每个人过日子背后的辛酸苦辣是绝不显山露水的,阿凡秉持了老街人鲜明的个性特征,只是一味地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阔步行走,接受所有人对他的注目。然后,半年零五天后,那件事就发生了。

那件事一度成为老街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人记得,那是在一个寻常的晚上,阿凡喝了很多酒。他从阿三饭店出来时已是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却仍是阔步行走在幽暗的街灯下,踏着一往无前的步伐。有人记得,其中一盏路灯被一个顽皮的孩子用弹弓打碎了,阿凡走到灯下,整个人蒙上一层黑翳。十分钟后他坐到了他父亲李老板豆腐坊前的石墩上,一轮明月挂在老街上空,像老街刚建立时的样子,洋洋洒洒铺下一地碎光。阿凡似乎显得异常兴奋,他和每个路过的人打招呼,叫对了每个居民的名字,这是罕见的。事后有人说,这是一个人死前的告别,阿凡对自己的死是有预感的。

阿凡回到房间已是午夜十二点,漆黑中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缕月光,看到周弗睡在床的一侧。他一动不动看着她,有那么一刻,体内因酒精的涌动泛起一股欲望,但很快就在周弗微弱的鼾声中消失殆尽。

他脱去身上的衣服,静静地躺到她身边,眼望着天花板,一块乌黑的水渍载浮载沉,被楼下的街灯蒙上一层黄影。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感到呼吸急促,原以为是酒醉后的正常反应而没有在意,事实是他心脏的某根血管正在遭受一次致命的病变。

第二天,我们就听到豆腐坊传来周弗尖叫的声音。

我们跑到那里,只见周弗穿着一件小碎花睡衣,披散着头发站在床边。一开始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有个伙计看到周弗睡衣下若隐若现的身体,甚至生理起了点反应,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出了事。阿凡躺在床上,脸色煞白,双眼紧闭,嘴巴微张,我们过去摇他,摇不醒。这时,周弗说:“我醒来的时候,他就这样了。”这是周弗第一次对我们说话,她的声音有种空旷辽远的感觉,我们立刻用一辆手推车把阿凡送到医院。结果,那位高度近视的医生只看了一眼就说:“死了。”停顿片刻,又补充一句,“这是常见的死法,叫作猝死。”

第二天,老街举行了阿凡的葬礼,李老板夫妇扶灵号哭,街坊邻居也哀悼这位青年的英年早逝,要知道,他是我们老街第一个大学生,原本会大有作为。花圈在豆腐坊屋前屋后整整绕了一圈,摆不下的横陈在地上,白色挽联像缎带一般在微风中缓缓飘扬。吹打班子请的是老街最好的一支专业队伍,具备吹拉弹唱全方位技能,唢呐二胡锣鼓一起上,那场面足以令最不正经的人肃然起敬。这其中最受人期待的还是哀歌演唱能手小月轮,她天生拥有一副凄婉的嗓子,令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只有周弗从未在灵堂出现,她待在二楼房间,听着楼下不时响起的哀乐,手托下巴倚靠在镂空窗前,睡衣上的小碎花在晨曦中鲜艳如生,仿佛死去的人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傍晚时分,丧事进入高潮阶段,豆腐坊外挤满了人,天色渐晚,小月轮凄凄惨惨戚戚唱了一气,长辈们哭得用两根手指捏着鼻子擤鼻涕,大法师在阿凡的灵床前“练度”“解冤结”,这时周弗下来了。我们看到她容光焕发的脸,姣好的身材,身上那袭淡淡的飘之不散的香气。她甚

至连丧服都没穿,更别提手臂上代表新寡妇的白纸了,她像一条鱼,拨开人墙,径直来到李老板面前,凑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两人从楼梯上去了。

就在那间刚死过人的房间里,李老板听到了周弗口中说出的那句让他气愤不已的话。“我要走了。”她不动声色地说。李老板说:“去哪里?”周弗说:“去我来的地方。”李老板说:“我儿子还没入土,你就要走?”周弗说:“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李老板说:“为什么?”周弗说:“我不喜欢这里。”李老板说:“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周弗说:“反正我就要走,我跟你打声招呼。”说完,来到床边,从靠墙的一堆杂物里拿出一个行李包。这让李老板愈发生气,连行李都准备好了,这该死的女人,忘了当初是怎么来的!忘了当初自己是干什么的!他正想发作,却见周弗突然像一个物件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一分钟后,妙手王被请上了楼,他是我们老街唯一的赤脚医生,长着一副干瘦模样,长长的指甲,一下巴白须。他被李老板叫进房间,坐在床边,翻了翻周弗的眼皮,把两根细瘦的手指搭上周弗的脉,大吃一惊,“周弗有了身孕。”他说。李老板听了,全身打了个激灵,一个新生命瞬间攫住了他的心。

妙手王走后,李老板一动不动坐在周弗床边,他老婆也上来了,等周弗醒后,他们把这消息告诉了她。周弗一听,也吃了一惊,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李老板问:“你打算把这孩子怎么办?”周弗的回答很简单:“当然是打掉。”李老板跳起来:“不行,他是我李家的骨肉。”周弗摇了摇头。李老板的老婆这时哭了起来,她说:“这孩子我们要,我们一定要。”周弗说:“孩子在我肚子里,我想怎样就怎样。”李老板没有接茬,他的脸上浮现一种凝思的表情,这是他思考一件大事的标志,过了两分钟,他开口了:“这样吧,我们来做一笔交易,我知道你需要钱,我付你一笔钱,一笔足够多的钱,你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之后你就走。”这下,周弗的态度变得暧昧不明了。她

那说不上柔和说不上刚硬说不上坚强说不上脆弱，反正基本就是看不到任何喜怒哀乐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那种暧昧不明的神情，背后藏着一溃千里的妥协。

周弗最后留了下来，在她孕期的那段日子，李老板夫妇恨不得连路都不让她走，生怕对肚子里的孩子造成影响，饮食起居也一应照顾俱全，为的当然是他们即将出生的孙子（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那是个男娃）。周弗却一反常态，突然对老街热忱起来，她不顾李老板的反对，常离开房间，游走在外，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在某一间具有历史气息的木屋前驻足停留，长时间仰望屋角的天空，或坐在弄堂口的石墩上，让冷风吹拂长长的头发，脸上带着一种平静的微笑。

八个月后，周弗生了个大胖儿子，李老板夫妇热泪盈眶，因为孩子的模样像极了阿凡。周弗只看了孩子几眼，没说一句话，三天后，下了床，拿着那笔足够多的钱离开了老街。她走的那天，带走了窗台上的一盆仙人球和她用过的一只夜壶，我们不知道她此举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来去匆匆的女人，我们依靠的只能是猜测和想象。

以上是周弗出现的第一个午后及之后一年内发生的事，接下来要说的是和她有关的第二个午后，相隔五年之久。也是个夏季，依旧炎热的夏季，老街的房子依旧门窗洞开，电扇发出唰唰的声音，却听不到人的交谈。这些年附近一带进入了开发模式，大大小小的高楼拔地而起，老街却仿佛游离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圈，固执地坚守着一份常态，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日新月异，如何多的楼房包围它，它都不为所动。

孩子们在那个午后显得格外亢奋，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玩的方式，这是老街新的一批主人，终将取代我们在此继续绵延的生命。最后他们跑进老街最后一个养蛇人刘德家的后院，那里摆着十几个绿色蛇皮袋，袋子里盘绕着十几条彩色花纹的蛇，这是前段日子刘德从外地抓来的。他们想到一个恶作剧，趁刘德不注意，解开袋口，将一只玻璃瓶塞进去，一条蛇钻进

了瓶子。

然后他们找到李小蛋,他长得壮实,圆圆的脸蛋、圆圆的身板,明眼人会发现他和一个人长得很像。孩子们找他来主要是为了捉弄他,他们把那条蛇连带瓶子放进一捆稻草,交给他说:“我们玩‘卖稻草’的游戏。”他接过来,刚想跑去“卖”,摸到一团光溜溜的东西,拨开一看,那条蛇就盘在瓶子里,吐着蛇信子。他大叫一声,丢掉稻草,撒腿就跑。

这是发生在东街的事,同一时间,西街也有事发生,年过古稀的小太公架起火炉在炸爆米花,这是他的营生。今天没多少顾客,他慢悠悠地转着黑色爆米花铁桶罐,等到了时机准备拉扳手“爆桶”,这时一辆红色小轿车在街口停了下来。车里出来一个人,打扮时髦,戴着墨镜,挎着肩包,小太公一眼就认出,她就是离开多年的周弗。

周弗径直走向李老板的豆腐坊,李小蛋则向“子林小店”跑来,李老板此时正在“子林小店”搓麻将。李小蛋被蛇吓得丢了半边魂,跑步的架势像在百米冲刺,一不留神,一头撞在迎面走来的周弗身上。周弗一个趔趄,高跟鞋崴了崴,李小蛋则摔了个底朝天,躺在地上,索性不起来,哭开了。周弗看了他一眼,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她丝毫没意识到眼前这个孩子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从包里拿出一支棒棒糖说:“别哭了。”李小蛋接过棒棒糖,抹了把泪,跑走了。

周弗继续走向豆腐坊,我们在远处看着她,就像她第一次出现在此地的那个夏季午后。当她抵达豆腐坊门口,停住了脚步,没有进门,而是望了一眼二楼那个曾经死过人的房间。我们不明白时隔多年她为何会旧地重游,她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她呆呆地站了好一会,从包里拿出一沓用报纸包起来的東西,放在门槛上,转身离开。在她走远后,我们发现报纸被风吹开的一角,里面露出一沓崭新的钱。

第七间房

左岸

当夏天接近尾声时,孩子们不再去严水河洗澡了,我站在严桥头,感受这条河喧哗落尽后的最初面貌。它在天光云影中从远方绕过三个村庄逶迤至此,一根根不知何人打下的鸟桩在水位渐退的河面上露出几厘米圆滑的平面,供鸟类驻足停留。水草扎堆,随着水势漂流而来,被岸上某人伸出来的一条钩子钩住,离开了河心。目光所及,两岸皆是熟悉的景物,很多年后,这些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影像,我在夕阳的霞光中走下桥头,双脚踩在左岸细沙遍布的机耕路上,路面有老黄牛留下的圆饼粪便,这是农人们烧灶的最好材料;有河埠头边的水缸,青蛙在里面鳧水;还有临河那六间与众不同的房屋。

每次走到这里,我都会停下脚步,那几间屋子已在一场大火中尽数倾圮,未倒的几堵墙面上黑痕遍布,顽皮的孩子用木棒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屋中央横七竖八架着塌下来的房梁、椽子,状似木炭,凹痕四起,墙角长出半人高的蓬蒿,相传,夜半有野狐狸在此留宿。屋子原先的主人小太公已过世多年,站在这堆废墟前,我总会想起那些与他有关的陈年旧事。

小太公姓严,自我记事起就听到人们叫他小太公了。他的父亲曾是这一带最有钱的人,拥有严水河上十八艘最气派的渔船,每年鱼汛之际,雇人张网捕鱼。那场景现在是看不到了;十里河岸,鱼贩子摆摊设市,河面落